

评点

话剧《平凡的世界》:寻求生命的光芒

□欧阳逸冰



面与现在对她的缅怀糅合在一起,上穷碧落下黄泉般地寻找着,伏在浸透苦难的黄土塬上呼喊着心爱人的名字“田晓霞——”那就在呼喊着他的日夜向往的理想。

“生活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发生”——那是因为平凡世界的人们从未停止对理想世界的追寻,他们像但丁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活得平凡,但我们绝对不能活得平庸。这就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所昭示的深蕴。

四对青年男女的情感历史蕴藏着三层内涵,是孟冰在全剧架构中的独特建造,是全剧创意的精深表达,是对全剧主要人物形象的精妙雕琢。

大胆融入象征元素

导演宫晓东在这部戏里做了精心而大胆的创造性探索,使自己在导演艺术的攀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关键是他对转台的使用上,显示了新的解读。

剧中,宫晓东让他的转台负载着富有哲理的象征性含义。J·L·斯泰恩认为:“易卜生、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和契诃夫,当他们作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进行创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却仍力求选择一种更加象征化的表现手法”。譬如,易卜生在他的剧作《野鸭》中,“贯穿全剧的则是野鸭本身,它是象征着罪恶的一种难以捉摸的符号”。契诃夫的《樱桃园》中的樱桃园,负载着多重的象征含义:俄罗斯贵族曾经的美好生活写照,一面检验人生态度的镜子,还是承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这些就是为了在戏剧里“追回那曾经在现实主义中失去的梦幻色彩”。一旦戏剧舞台失去了“梦幻色彩”,就等于弱化了剧场艺术的魅力。

宫晓东在转台使用上营造的“梦幻色彩”是什么?就是孙少平的那句话:“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还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生活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发生”。只有细心观察生活,深刻思辨生活的人才能产生这样的认识。当美好和痛苦旋转起来,那是它们的互换相连;当理想与现实旋转起来,那是它们的互生悖反;当清纯与混沌旋转起来,那是它们的互依角力,都具有如梦如幻的色彩。

磨盘和碌碡是黄土高原上农户最常见的劳动工具。这出戏的整个舞台就是一座巨大的磨盘和它托着的碌碡,核心就在一个“转”字上,转出了平凡世界里人们的挣扎、痛苦、奋斗、快乐、思辨……孙少平刚刚读过恋人田润叶誓言般的情书,发狂地大叫“大山啊你挡不住云彩!”可磨盘一转,他就去山西相那个不要彩礼的贺秀莲当对象。磨盘再转,田润叶就成了婚礼上的宾客,她送的一块红缎子,竟成了新郎与新娘

人洞房的盖头。命运仿佛就是一个熊孩子,用手指轻轻一转磨盘,人们就这样地被撕扯着折磨着,就像上面的碌碡变成洞房那样乖张、荒诞。

特别要说的,还有不转之“转”。孙少安与贺秀莲那幅婚礼的巨幅画面,生动、逼真、丰富。此刻,整体磨盘并没有转,但是,这幅画面却不时地在上下流转。它上下三层——最上的碌碡,那是洞房;中间是磨盘,那是婚礼主会场;下层是磨盘基础,由盘旋而上的小道缠绕着,小道侧面是两口窑洞门。

结婚现场总氛围就是喧闹(乡亲们自带大海碗,拥挤在这里,吃着油泼辣子面之类的流水婚宴),它分布着九个视点,显示着多种不同的喧闹。在这样一幅相对静止的画面上,导演不动声色地让整幅画面上下“流转”,即连缀起来——先是妇女干部,同时又是大媒人的二妈走进二层婚礼主会场,面对三层场面,大声为新娘子造势,威风地将手中一卷纸(像是文件)拽到一层小道

上低头吞咽面条的后生的头上,提醒他注视“领导”讲话。之后,那后生再把那卷纸递上去。这拽下和递上,是第一次连缀大画面。田福堂告知新郎,润叶可能回来,提醒他做好准备,之后,顺着小道,从二层到了一层,拍了拍在最底层,掩着奶奶的少平(为后面黄原饭店那场戏作伏笔);再一抬头,撞见进门

的儿子润生,骂了两句儿女都不省心之后,扬长而去。这是第二次连缀大画面。润生扛着自行车,顺着小道,登上二层,向新郎表示祝贺,这是第三次连缀大画面。这三次反复连缀,使整个大画面浑然一体而又灵动活泼,为即将开场的,田润叶与孙少安那场惊心动魄的灵魂碰撞,营造好阔大的风俗环境,创造出特有的意境,既刺激又规定了两位主人公的内外表现:教师田润叶只能孤独地苦笑无语,默默吞咽;新郎孙少安只能孤独地用伴作的狂喜叫出来怒斥命运的残酷,暗中倾吐内心的苦闷。而这里,动与静的对比,欢乐与痛苦的对比,喧闹与孤独

的对比,不正是孙少平对人生的总结——“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还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吗?磨盘与碌碡的左右旋转,巨大画幅的上下流动,在运动中编织出了悠长的、含蕴的、厚重的、无尽的、梦幻的画卷,令人看不胜看,感慨万千,难以忘怀。

《平凡的世界》的编导在自己现实主义的戏剧创作中,张开想象的羽翼,大胆融入象征的元素,显示了他们不断强化现实主义戏剧的表现力的自觉。观众的喜爱证明了这种探索是成功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在剧中看到生命的光芒:理想使痛苦光辉。

创作谈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沉思

谈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 □王勇

开天辟地新中国,一座丰碑问苍穹;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人民英雄。

不知多少次急忙走过天安门广场,也不知多少回匆匆瞥目人民英雄纪念碑……可谁又知道纪念碑背后的故事?

有这么一群石匠——从前跪着雕碑,如今站着刻碑;从前雕过皇官帝陵,刻过帝王将相,如今雕刻的却是人民自己,是人民英雄。这就是历史的沧桑变迁,就是时代的伟大进步。

难道不应该为那些石匠,还有那些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们抒写、抒怀、抒情?

这是我写在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上演)节目单上的一段话。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古今,抑或是中外,各式各样为已故人物或重大事件而建立的石碑数不胜数。巴黎凯旋门是一座拱形门纪念碑,纪念拿破仑皇帝的军功和胜利;华盛顿纪念碑是一座方尖碑,纪念美国的开国总统;在中国唐代,乾陵前的那块无字碑,更是闻名天下。这些石碑大多是纪念英雄和帝王的功德,而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却是一座为人民、为人民英雄雕刻的丰碑,这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深刻而鲜明地表明了共和国最根本的性质,那就是人民的国家。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个“高、大、上”的剧名,乍一看不禁生出十分的敬仰,但“敬仰之情”似乎跟“戏”沾不上边儿。不少戏剧界的同仁和朋友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更多的观众倒是想看个新奇。就如我3年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创作的歌剧《呦呦鹿鸣》一样,这出戏也经历了从怀疑到不被看好,到意想不到,到大呼过瘾的过程。最终,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演正如写戏人始终追求的那样——“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了。

的确,选材“人民英雄纪念碑”进行创作非一朝一夕之功,更非一时一刻的冲动。早在十几年前,我无意中接触到河北曲阳石匠雕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进而了解到曲阳是个石匠之乡,那里的石匠从西汉至今,祖祖辈辈以雕刻为生,从云冈石窟、乐山大佛、敦煌石窟、五台山佛像、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历朝历代处处都留下了他们的雕刻印记。当时时间定格在1949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的一天,一座历时10年之久,最终将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了。于是,那些雕过龙、刻过凤;雕过皇帝帝陵,刻过帝王将相;雕过各路神仙,刻过各方神圣的石匠们,他们人生轨迹从此跟新中国交织在一起。



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通过怎样的视角切入,选择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领袖为主角,也可以碑体设计者梁思成、林徽因为线索,还可以浮雕创作者吴作人、刘开渠、傅天仇、张松鹤等其中任何一个画家、雕塑家为素材。然而,石匠们的故事始终深深地吸引着我的思绪,引发我无尽的遐思,久久萦怀难却。

人民养育了英雄,也造就了人民英雄;英雄来自于人民,也创造了历史。

石匠是人民的一份子,是最普通、最朴素的一份子,而由普通的石匠雕刻人民英雄才更有意味和意义。从小切口反映大时代的沧桑巨变,从小角度表现大主题的恢弘观照,从“刻小碑”升华到“刻大碑”的无尽感叹——这就是我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初衷。

再崇高的主题,再恢弘的叙述,归根结底还是要从“人”下笔、从“人物”出发。石老爹就是“这一群”石匠中的“这一个”,他很平凡,也想着自己的把祖传的石雕技艺传给后代,所以,他一心盼着在部队当兵的大儿子石富早点儿回来继承手艺,小富即安,平安是福,这就是他的人生追求。他不完美,还记着他祖上几百年来的个人恩怨,还不认玉琴这个儿媳妇,因为这门婚事坏了规矩。然而,在亲人牺牲的震撼之下,还有玉琴“刻小碑”与“刻大碑”的感召下,石老爹最终走出了悲痛,抛弃了所有的个人恩怨,把自己对亲人、对英雄的爱都融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刻中……从平凡走向不平凡,从普通升华到崇高。

“汉白玉何其幸,塑造英雄铸辉煌;石匠老爹何其幸,雕刻英雄永颂扬。英雄从人民中走来,人民雕人民英雄相得益彰。”是的,汉白玉是幸运的,因为雕刻英雄,从此有了温度,不再冰冷;主人公石老爹是幸运的,因为雕刻英雄,从此伴随着亲人,伴随着英雄,也伴随着永恒。在戏里,石老爹、儿媳妇玉琴、大儿石富、小儿石贵、小儿媳小荷,还有孙儿小石头用接龙的方式,反复讲述了一个寓言故事:是太阳、乌云、大风、高山厉害,还是石匠厉害?当然,这世上最厉害的自然还是石匠,不,其实是人民最强大,因为,人民创造了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一部作品写好一个讴歌已属不易,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却希望能够写出“四个讴歌”。

行文至此,我想把节目单上编剧在末尾处的那句话,当作本文的结束语——

当再次路过天安门广场,再次看见人民英雄纪念碑,但愿我们放慢脚步,默默地瞻仰……

Advertisement for Beijing Literature (北京文学)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 and a QR code for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Advertisement for the magazine 'Spine' (脊梁),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and providing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publisher.

Advertisement for the magazine 'Guangxi Literature' (广西文学),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and providing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publisher.

Advertisement for the magazine 'Guangxi Literature' (广西文学),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and providing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publisher.